

周欣平 主編

清末時新小說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末時新小說集

五

主編

周欣平

副主編

趙亞靜

薛燕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末時新小說集・五

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羅懋興）	一
甫里消夏記（瘦梅詞人）	一五五
新趣小說（陳義珍）	三三三

醒世
時
新
小
說

廣東
新安李萌傳道書院羅懋興訂

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卷上

第一回

慕功名芒窗勵志

修風水地府含冤

話說里仁村中有一富戶姓石名卿夫人金氏夫妻和睦相敬如賓並那村鄰相隔里許常時往來亦以大道相處當饑荒時出粟賑濟貧乏感得一方人氏盡皆稱揚大德生下一子一女女子名阿琇女名鸞貞夫婦愛惜子女時時以善道教訓之教子第一要道所以幼小時節亦知禮識義教便領待至七歲時送至書塾讀書人甚聰明伶俐先生所講所指示的一一記入心

中更兼勤功、讀過幾年、文思大進、所以先生常稱許他、謂石氏子定非居人後者。實可以情度之那一班子弟見先生稱許石琇、亦發憤攻書。血性但此輩只曉趨時、不思考實德、先生講過的書、亦記入肚、先生問時、應答亦能說得明透、作文時、亦能搜得精義無遺、但只欠身體力行之功、孔子謂學而不思則罔之病、心既入、整後只顧習時文、立所以不能及石琇、因石琇聽先生講過的書、細細體認、雖未能念念不忘、亦能見得思義。見上故此德行遠勝諸友、一日先生講到上下交征利一句、甚是嘆惜、今人只思利、不顧仁義、看官衙中、不論犯了彌天大罪、打死人命、即是打死父母、有錢入囊、重罪亦貶作輕罪、吏治第一弊端又看考試場中、管他文字通不通、只論

錢銀鬆不鬆，故此富室卿宦之家，小小學得之乎者也，便可入學。若貧賤輩，縱文字飛天，亦不能成名。科目第一弊端，可見人心入利深矣。講罷，有謂所講甚是有謂不然，做官若無錢，有鬼去做，即是死屍，臭不可聞，也要去驗。若無錢，爾去做麼？有謂只宜依理而行，本分之事，不得推辭，意外之財，不得貪受。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紛紛論說，各意不同，正是。

堪嘆人心大有偏

不論仁義只論錢

果然弄得囊中物

萬惡盈身不怕天

石琇童年時，達及科年，先生亦引他去赴童試。廣其見聞，果見場中士子，老少咸集，貧富畢至，掛榜之日，有名者歡喜不盡，無名者怨恨彌天，有怨祖

宗風水不靈、有怨自己德薄命舛、石琇見此光景、自想歡喜的怪不得他、
怨恨的也怪不得他、確是怪但若平情以處、亦不必歡喜、亦不必怨、一生
人只有命安排而已、自小便能石琇歸來、更加勤功、晝夜不懈、寒暑不輟、
文字彌久彌精、鄉會課、每回第一德行又高、所以遠近聞名、聽他尚未成
婚、皆欲攀他門戶、但石琇見纏足之女、甚逆其意、并一之差故謂其母、必
要娶纏足之女、母阻之不聽、其妹鸞貞亦甚賢慧、其父見他聰明睿悟、也
教他讀些詩書、學些禮義、教女要財所以嫁到葉家、人皆欽仰其賢、盡心奉事
翁姑、和睦妯娌、作事皆依乎道理、從學禮義而來至是聞其兄欲娶纏足的
女、則諫之曰、纏足之婦、不能工作、並行走亦不便、何必娶如此之婦、石琇

曰：吾家非必要娶婦以作工。鸞貞曰：即安閒度日，不必作工，亦須足便。若足不便，即終日安閒，也不足為樂。諷石琇曰：正是不便行走，可免諸外誘。呵，原來像長這件，教養有道，理教之。鸞貞曰：爾謂纏足可免外誘，爾也記得詩經所言：聖女如氏，住在宮中，化及南國。爾以為他亦纏足，不出宮門，養成的麼？讀過書，便曉得。人之賢不賢，只在心念。纏足只可去其外誘，不能遏其心中惡意。爾看幾多不出門，都出了醜。可知纏足不能防其內之惡心。但石琇之意，既決，百勸不回。其母亦即為之訪。纏足而賢者，幸得訪問賢者，若訪問美者，則了矣。聞林翁之女甚賢，遂娉以為媳。至期過門，親戚人等，燕爾新婚，三朝後客散，惟鸞貞尚未歸。與新嫂相伴，有時談及纏足，非是盡善之道。林氏早既明白，只恨生於惡俗。

中自小既纏不怨父母只怨惡俗，以此數日相談，甚是相得，所以鸞鳳歸時，亦戀戀不捨，而別詩曰：

視德議婚志莫偏

不求美艷只求賢

果然稟性存貞孝

足若如心便十全

却說新婦甚賢，奉事翁姑，極其誠敬。凡事柔聲下氣，雖甚粗工，不能理料，但其作事，事事周謹。賢也，在人故翁姑甚喜。夫婦亦甚和睦，常勸其夫勤攻書史，石琚亦因之感激，當下極力用工。先生亦意外顧他。因他有心，所以吐出文字，迥不猶人，真能驚神泣鬼。只是同學中，有幾位不是正經人物，串透朋儕，作虧心事。一生不好，攪壞一欄談說淫詞，半吞半吐，以引人聽，所以聞有甚

事則露出一些風聲，或說了一半，那一半就不講了。使人跟問他，待他說出畫蛇添足，說得意外新奇。寫出那等醜態來使人呵呵大笑。先生罵時，也當作狗吠。有時瞞着先生，走到村外，與那婦女說笑笑。有時嫁名歸家，引着三五同人，夜宿娼館。館地以鴉片為留宿之物，去得常便吸成癮，又不敢使父母知。知錯麼，非也。畏其打罵。歸家時，暗中竊了錢銀，買幾元鴉片，漫漫來吹。日中祇虛聽先生講解，課亦漸疏。夜中開着燈火，讀了一回，先生睡去。三三五五，擠做一床，燈火中心放下，雙把烟槍對面放着，拍拍禮禮，讓三讓四。行甚禮夜夜如此。天涯海角之事，也想到去。或時有甚樣好食物，即命伙頭，深夜送食，慣了口，想頭一到，不管三七廿一，即是先生所買之鷄，也捉來湯，拔

了一摔鷄毛，丟在屋後，假作狐狸拖去，以騙先生。好計，賊有賊想頭。有一宵，月明如晝，走出門前望月，見那口小塘，東家蓄有數十尾魚，誠堪適口，即湊同人下池捉魚，但無魚網，扯了三、四張門簾作網。方便用後，各轉去有鬼知。石琇見此般惡弊，有時也盡飽食一餐，留出一半，為下晚受用。林林石琇見此般惡弊，有時也盡朋友之義，將一般道理勸戒他人，之所以為人者，必先誠意正心，然後修其身，以齊其家。今諸君如此，雖謂孔聖門生，實則名教罪人。石琇雖然盡心勸他，但作耳背風，置若罔聞。如此尚可，吾恐有幾位與石琇較相知的，聽石琇之言，遊覺有些不安，所以異日作事，不去同羣，但既吸成烟癮，石琇勸之戒，既欲罷不能矣。自後常與石琇同遊，勸善規過，互相激勵，以後

榮登科甲、出仕宦途、皆石琇之力也。與善詩曰、

差同臭味判薰蕕

聽勸同人急轉頭

跳出迷津超孽海

勤功異日可封侯

石琇自娶妻後、殷勤讀書、逢着科年、其父促之赴考、日望之進庠、不意考了數科、竟落孫山之外、石琇自覺無顏見父、呈卷與先生評閱、先生極力稱讚、只奈未點額、有一物便能點額、其父自想、必是龍山未顯、有虧科目、欲請先生修整風水、石琇向前諫曰、只是自己命運未通、若此讀書、也想入學、彼讀書、也想進庠、科目有定額、那里取得汝許多人、實在石魁曰、不然、某翁得了一卦好山墳、其子便採芹、某翁修了一卦好風水、其孫便入學、見

他人也來依樣畫葫蘆，修整風水，自有祖宗之靈庇蔭，不可不信。信到死於是即命家下工人去請高明的堪輿先生來修整風水，正是

萬事由天莫強求

豈真風水可封侯

果然富貴由茲得

那個寒儒不出頭

石翁請了先生到父墳上看，只見一山彎彎曲曲而來，將至前面突起，葬於左側。石翁曰：此乃先父墳塋，叫做驪龍領下珠。好名色先生將來龍結穴處一看，即問石翁曰：此穴風水當日不知那個先生主持？只主富不主貴。看他現欠見分明。石翁曰：如何說？先生曰：此山結穴只在正中，因他來勢，有些側向，左屬陰，主富；右屬陽，主貴。今葬在左側，只是主富，若要富貴兼

全必在正中。錢說得好聽耳。石翁曰：前時那先生謂前面屏案不揚一望不盡，又恐礙了前面那卦山墳，不如左側接前山迴環之勢。先生曰：此來龍非首尾相應，有甚麼迴環之勢？前面望不盡目，正所謂龍歸大海，夭矯變化之時。若葬在此，令郎一定榮登科甲矣。看石琇有些拿得定。石翁見說不勝之喜，即請先生擇日興工，買了香紙燭寶，備了三牲酒醴，祭過了金，請了本家子姪，開工修整。不料前面山墳乃秦家祖墳，修尚未久，前科即入了一名學。石翁見着此也未定。今見石翁遷於正向，興工修整，有礙他的，即來阻之。石翁遂與秦家人講前的緣故，故爾遷修。秦家人曰：爾雖如此，但有礙吾風水。石翁曰：有何礙？我修我的，爾修爾的。秦家人曰：爾若不遷去，定

要挖出金骸、拋棄長江、惱得石家人役大怒曰、爾家要風水、我家不要麼、我也不要修好風水、待入名學、以增光祖宗、爾却說得如此不情、要將骨骸丟去河邊、爾試做來、我豈畏爾秦家人曰、我試挖爾看、爾敢賭我即取鐵鍬、向墳頭鋤去、石家子弟、即將鐵鍬等、向秦家人打去、傷了他數人、石翁連忙喝住子姪們、秦家人怒氣悻悻而歸、曰、待明日來看、爾逞甚麼威風、葬甚麼風水、正是、

為因風水起爭端

試問先生安不安

異日戴天仇不共

何如今日勿盤桓

石翁歸家、將子姪們責罵一場、若果與秦家爭氣、不且害累吾家、久聞秦